

海南,雪茄版图中的“新大陆”

□ 海 霞

一直以来,大海、沙滩、阳光是海南旅游产业的台柱子,然而旅游产业是一个时刻需要新元素的产业,在国际旅游岛建设过程中,海南需要寻找新的旅游兴奋点。2012年10月25日儋州市光村雪茄风情小镇正式奠基,一个新的旅游业态,正呼之欲出。儋州市结合光村雪茄烟叶基地打造的这座集娱乐、休闲、观光、度假于一体的风情小镇,项目占地1500亩,总投资20亿元。

正如来自比利时的农业工程师迪迪·胡文纳戈尔所说的,在这里,他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未来的雪茄重镇,也是一座新兴的特色旅游小镇;雪茄不仅“点燃”了中国人的生活品位,也将“点燃”儋州旅游业。

雪茄烟草版图中的“新大陆”

10月25日,儋州市光村镇,黑色网状大棚里,新培育的烟草开始吐出嫩叶,鲜绿鲜绿的。来自美国、古巴、尼加拉瓜、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西班牙、加拿大、德国以及中国等9个国家的雪茄专家、企业家和爱好者们,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审视着从儋州土壤里长出来的雪茄烟草。

“儋州的雪茄烟草,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新鲜感。”来自古巴的卷烟师阿莱,在中国生活了3年多。他说,雪茄是一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烟草,虽然中国很多地区盛产烟草,但真正适合雪茄烟叶生长的地方却不多。

据悉,全球雪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古巴、多米尼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厄瓜多尔等中南美洲国家,以及亚洲的菲律宾、

印尼等国家。在中国,长期以来只有四川什邡有一个雪茄烟草种植基地,中国高档雪茄则长期依赖进口。

迪迪·胡文纳戈尔,毕业于古巴比那尔得里奥大学热带植物专业,主要研究雪茄烟草种植,现在在多米尼加Nyb雪茄公司担任总裁。他介绍,种植雪茄烟草的土地需要有足够的热带阳光,并且远离都市喧嚣,古巴、多米尼加以及尼加拉瓜等地的雪茄烟草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海边的火山灰造就了肥沃、富含矿物质和小沙子的黏性土壤,加之充足的阳光、温暖的气候,能使烟草茁壮成长。

在儋州,迪迪·胡文纳戈尔看到了与古巴相似的气候,以及同样拥有海边的火山灰的土壤。中国雪茄客俱乐部总经理金培达说,海南儋州在气候等大环境方面与雪茄主产地中南美洲非常相似,适宜种植雪茄。同时,儋州在土壤成分等微环境方面又与其他地方不同,生产出来的雪茄口感颇具独特性。

专家们称,海南是全球雪茄烟草种植版图中的“新大陆”。

海南雪茄烟草填补中国空白

阿莱在儋州光村镇现场为前来参观考察的专家和雪茄爱好者们展示了几支海南雪茄。美国沃伦雪茄公司总裁理查德·沃伦接过海南雪茄,剪掉烟帽,闻了闻,点燃,吸了一口,品尝了起来。他说,海南雪茄有着淡淡的香气,不呛鼻,应该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燃烧后的烟灰也是白色的,说明品质很好。

光村雪茄种植加工基地投资方介绍,该

公司历经12年的努力,已成功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南雪茄系列烟叶品种,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儋州市光村雪茄种植基地于2010年9月正式成立,当年试种1000亩,取得了很好效果。2011年,光村雪茄种植基地将种植面积提高到了3000亩,今年预计种植3000亩到5000亩,未来几年内,种植面积计划将提高到2万亩。并已完成烟田种植与管理、育苗区、研发区、临时发酵房、分级房和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

2011年6月24日,国家烟草总局副局长何泽华一行专程到光村雪茄种植基地进行考察,亲身体验了雪茄种植地的气候,查看了雪茄种植土壤条件以及烟叶的调制、发酵、分级、烟草存储、育种基地等设施,对光村雪茄种植基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2012年5月25日,国家烟草专卖科技司和中国烟叶公司共同组织的、由全国烟叶委员会评委和省级工业公司专家组成的质量评价组,参照国际雪茄烟叶质量的评价方法,对光村雪茄烟叶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专家一致认为,海南雪茄烟叶生产取得了重大突破,生产的雪茄外包皮烟填补了国内空白。

雪茄爱好者们称,不久的将来,海南雪茄可以扭转我国高档雪茄烟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雪茄风情小镇呼之欲出

这是一个魔术的世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烟草,每一支雪茄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智利艺术家托马斯·西蒙说,雪茄意味着一场革命,同时它也凸显出鉴赏力的神秘性。



图为来自美国的雪茄客克林在查看儋州雪茄烟叶

同样,雪茄落户海南也在发生一场“革命”,这是一旅游业的革命。围绕雪茄风情小镇建设的新的旅游景点,将为长期以“阳光、大海、沙滩”为卖点的海南旅游业,增加新的元素。

儋州市委书记张琦介绍,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将建设雪茄驿站、骑楼风情街、雪茄生产示范馆、雪茄博物馆、雪茄育苗区、雪茄主题酒店、环湖自行车休闲道等,功能涵盖雪茄生产展示厅、休闲小筑、商业街、雪茄交易中心等。

迪迪·胡文纳戈尔说,雪茄不仅长于泥土,吸于口鼻,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我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The Cigars, from Soil to Soul》,光村雪茄风情小镇不仅是农业观光旅游,更是一种文化旅游,烟草种植、加工,再到卷烟、品尝,这都是一种深入灵魂的艺术,这也是雪茄风情小镇的一大卖点。”

光村的大海、火山岩,不仅是烟草的土壤,也是光村旅游业的土壤。理查德·沃伦说,吹着海风,品尝着火山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雪茄,这是人生一大享受。

卷烟·人生

□ 海 子

点起一根香烟,一呼一吸,看云卷云舒,身犹在,心已远……

人生就像一根卷烟,苦苦追寻的不外乎是一个火源,一个燃烧自我,释放自我芬芳的火源!这个火源就是我们的兴致。一旦找到它,我们便会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燃烧”自己!

人生就像一根卷烟,第一口很呛人,中间几口最为醇香,末后几口较为沉重。卷烟的第一口因为燃烧不完全,杂气很大很呛人;同样曾经年少轻狂的我们怎么可能完全“燃烧”,那时我们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带来了多少烦恼!人到壮年,成熟的思想、丰富的经验、历练的能力,能最好地发挥人生的光热与芳香,这不正像那最醇香的烟气么!步入老年,经历过了生活的沉淀,是那么智慧与从容,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多少有一些沉重;就像未后几口烟,因为沉淀了更多焦油而味道更重更香,但多少还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人生就像一根卷烟,极尽繁华,最后不过是一地烟灰。人生的末后也就是一坛骨灰!可是人生的意义不就是在过程中的燃烧自我、释放自我、展现自我么!人生如白驹过隙,谈笑间灰飞烟灭,故古人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当我们只有一根烟而且无从增加的时候,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卷烟一点点被火苗侵蚀,这实在令人很难受!那为什么不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去超越自我呢?

云卷云舒,终归于无。但看不见了,不等于它没有了,它已融于空气,融进虚空!

金叶卫士

□ 敦腾云

你身披维护烟草市场秩序之衣
手握规范 教育 打击之剑
忠诚地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哪里有案情 哪处出纠纷
哪里就有你的身影闪现

“打假、破网”、“教育、整顿”
“蹲坑、守候”、“查处、清理”

一声号令

剑一般飞出

待命 出击 收网

处处撒下你辛勤的汗水 委屈的泪水
甚至是拼搏的血水

亲人的不解 朋友同事的责怪

不法烟贩的漫骂 欧打

丝毫拦不住你风雨兼程的步伐

风风雨雨的抽打

将许多苦辣酸甜

咀嚼

孕育出今天繁荣的市场

漂出金黄色的花香

为使烟草土壤更清洁

为了烟草天空更美好

你仍执着地践行

辛勤地付出 默默地奉献

无私地担当

人民不会忘记你

烟草人更会以你引以为荣

保烟草平安

乃是“金叶卫士”的崇高使命

烤烟情结

□ 汪艳兰

出生在农村的我,对于烤烟,从小就不陌生。

那时,农村的生活比烟油还苦,特别是我家乡那片,除了烤烟,基本没什么经济作物。虽然吃的可以从自己地里种些包谷、麦子、土豆(我们称之为洋芋)等等糊口,但是买生活用品却很艰难,除了出去打工挣些钱,村里人们大都会挑出自家最好的地种上几千上万株烤烟以谋求一年的生计,当然我家也不例外。

记得那时还读小学,父亲天天上班,帮不了家里干活,然而每月的工资也根本贴补不了家用。于是母亲把能种的地都利用起来,包谷、麦子、洋芋这几样能填饱肚子的作物是必须的,还要腾出一部分土质好的地来种几千株烤烟。那时的日子真的很苦,种其他的农作物都好一些,种烟是相当的累(当时的种植技术和条件都很差),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地里。记得每年收下地里的庄稼,母亲就要开始在自留地里掏烟箱育苗,到来年三、四月份,开始把烟苗移到营养袋、营养块。不知是那时的烘烤技术,还是母亲的种植技术,我们家的烟叶烤出来都要差一些,枯叶(我们称之为核桃叶)很多,卖不了多少钱。择叶时我也是能帮忙的,每次烟叶下炕后,都是我把烟叶分级、捆扎,有时还会学大人们在把头加上一点其他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杂物)以增加重量。

交烟也是一项苦活,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烟站,我和母亲一人一背的背着,再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心里十分期盼能如愿评上自己心里认为的等级,但有时总不如人愿。母亲不甘心,于是我们又辗转其他站点,那就是要走上几个小时才能到了,又再排队,基本要天黑才能交出去。早已饥肠辘辘的我,看见母亲手里用烟叶换回来的三四百元钱,从来不好意思开口要买点饼干之类,硬是撑到回家,其实我知道母亲又何尝不饿,但是她又怎舍得花费这来之不易的钱。

那时的我何曾能想到自己竟能从事于烟草行业,自从进复烤厂那天起,我对烟叶亲密感就更浓:毕竟是她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养活了我们一家子,让我们几姊妹能读大学并走出那个小山村。这种亲密感让我每年都会关注家乡烟叶的生长、收购情况,常常会打电话问询母亲家乡人们烤烟的长势如何、质量如何、收成如何等等。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伴随我工作的七个春秋,我想,这个习惯会伴随我这一生。

因为,是烤烟,养育养大并还在养活着我。

情锁“黄金叶”

□ 解晓菲

火红的柿子,忙碌的身影,欣喜的收获,一派浓重的乡土气息硬生生地拽住了我的脚步,一种似曾相识的幸福感弥漫心底。

“老板,给我一盒这个‘黄金叶’,我看烟盒挺漂亮的。”

“万柿如意吗?”

我怔了一下,回过神来和老板打趣道“愿我们都万事如意。”

我细细打量着这个神奇的烟盒:通体红黄相间,嵌入红红火火的柿林,绘上忙碌的身影和兴奋的孩童,添之新年的喜庆,浓烈的幸福感充斥着眼前这个小小的烟盒,恍惚间仿佛听到了柿农的欢声笑语。我已然置身柿园。

初夏,柿园里,淡黄色的小花早已撒落了一地,亮绿的小柿子在枝头摇曳。我悄悄爬上柿树,找个枝杈坐稳,闭上眼睛,想偷听柿子的私语。

听妈妈说,柿子很有人情味,是我的救命树。就在我小的时候,村子里闹饥荒,老老少少只能漫山遍野找野果子充饥,好在村子周围野生柿树比较多,村子的人才能得以熬过饥荒。之后过了几年,母亲决定在自家的荒

坡上种柿树,说是害怕我们孩子再饿肚子,再者可以借“万柿如意”的说法图个吉利。不出几年,我家的柿树成林,那里也就成了我的乐园。

微风细腻,柿叶飘香,明明晃晃的阳光在眼前跳跃,我很享受这一切。闭上眼睛,静听枝叶伸展,吸纳阳光雨露,强有力的生命力在园子里涌动,一切都在准备着走向深秋,期待着在那里袭一身火红的盛装华丽转身,馈赠柿农框框红柿,再次点燃农民心中的那份满足与喜悦。柿园的深秋是我最期待的季节。

寒来暑往,我长大了,即将步入大学的校门。

“孩子,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我们把柿园卖了好不好?这样来你就能上大学了。”母亲不安地看着我。我的泪水倏然而下,只感觉鼻子一阵酸楚,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孩子,当年我和你爸爸辛辛苦苦地管理这个柿园,不就是为了生活过得更好吗?不就是为了能让满树的果子为你祈福,保佑你顺利考上大学吗?现在把园子卖了,也是为了你的学业和前途。这是卖园子的钱。”母亲把一叠子钱塞进我手里,她满眼泪水。

便发誓在学校的五年内绝不吸它一口。

于是时光匆匆,一段一段的故事在我身边发生着,一个一个的身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从曾经那个年少无知的人一步一步变成喜欢用深邃的眼神去看待周围一切的俗者,曾经无忧无虑整天喜欢打打闹闹的我终于变成了喜欢用淡然一笑去面对悲欢离合的男人,才发现原来时过境迁不过是成熟的代价,才发现原来承诺只不过是当时的心情,虚无的东西。

我记得依赖吸烟的时刻,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被复杂的感情纠缠着,头痛欲裂,心痛如绞,思绪如麻,才发现桌前的一盒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顿时止住了所有的疼痛和迷惘的延伸,也许是幻觉,可从那一刻起我便不再离开了它。

身边的朋友都惊讶于我吸烟的表现,曾经是再多的熏陶,再多的诱惑也不会吸上一口烟的我,最终却在自己的面前倒下了,有时候在失眠的深夜会想起某个人,和朋友在一起聊起过去的某件事情,感觉自己呼吸缓慢……吸烟就像一剂药,宣泄出我所有的不快。

于是,喜欢在寂静的深夜站在阳台的窗口,望着黑色的星空,吸着最爱的香烟,用真实

的自己去诠释过去的对与错,唱着沧桑的歌,开始相信,有些事物或者有些人,仅仅是我们的记念。

有人说我太过感伤,有人说我太过世俗,还有些人说我不过是故弄其表,其实我不曾刻意过什么,也不曾伪装过的,在朋友面前我总是努力用乐观的心态,开朗的笑声去展现自己,因为我希望让朋友快乐,也是让自己快乐,我是一个那种痛连最好的朋友都不会说的人,因为我明白有些东西需要自己感悟,有些伤口是自己的,抛给别人看,别人也不会理解其中的无奈和疼痛,男人需要自己去疗伤的,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等到海阔天空的那一天我便更加地坚强,虽然我仍会感伤,虽然我已沧桑。

伤口是别人给予的耻辱,自己坚持的幻觉。这句话真的没有错,而我已经没有伤口了,或者说我已经把伤口保护得很好了。谨慎地寻求感情的真谛,珍惜着自己所能珍惜的一切,也不再像曾经为爱莽撞幼稚的我。希望温暖淳朴的爱人们,像鸟一样,纷纷飞离物欲的城市。就像很多年,我们没有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头听到鸟声。

颓废已属于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因为自己某事、某物所熏陶了,只是一路走来,代价而已,不曾挽留,也不曾放弃,那是一种印记,留下了,就再也甩不掉……也会喜欢一些颓废事物,文字也好,图片也罢,偏执的、感伤的,身上一股潮湿的气味,如烟的气味,是彼此熟悉的味道。

很多人过着属于他的生活,没有节制的,心走得比时间快便早已看到结局的,得过且过的,自己为聪明却处处被他人看清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活着,却注定逃不了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我们在街头,用手心住打火机,互相埋下头点烟,火光照亮彼此平静的面容。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故事,而世界给予评判的只是人们世俗的外表,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而我的梦想,文字,疼痛,感伤也全在那里,而最了解的却还是我自己。

愿我在萧瑟孤立的路上能寻觅到更珍贵的东西,珍惜周遭的一切,不会在激越的瞬间堕落了自己,过去的都成了过去,至少我可以用有一颗成熟的心去面对将来的点点滴滴。

烟蒂飘落,随风而逝,我却已经爱上了它。

爱上香烟

□ 洋娃娃

来南京快四年了,到离别的时刻才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有太多的不舍与依恋……

记得第一次父母送自己来南京的情景……

记得第一次自己在南京火车站被骗时那种无措的表情……

记得第一次一个人站的那么大的舞台上……

记得第一次想家想到哭……</